



先锋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红色齐鲁百年记忆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


A14

2021年7月1日
星期四
编辑：蓝 峰
美编：马秀霞
组版：洛 菁



朱彦夫被誉为“永远的战士”“当代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”。他参加过淮海、渡江等上百次战斗，在抗美援朝战场失去四肢和左眼，10次负伤，3次立功。1956年，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特护待遇回乡。1957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，带领群众治山治水，使群众过上了温饱殷实的好日子。1982年，为弘扬革命传统，他以超常毅力，历时7年，创作完成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极限人生》和《男儿无悔》。



扫码看视频

钢铁意志，书不尽极限人生

朱彦夫说自己就是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



朱彦夫和妻子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田汝晔 许建立 李家澍
见习记者 崔洪昌

“站着走、跪着走、爬着走、滚着走”

沂源张家泉村，建在村口的朱彦夫教育基地，不时有一批批访客前来，了解朱彦夫故事、学习朱彦夫精神。这座始建于2014年2月的教育基地，于2017年重新改造提升，同时改造了棚沟造田、夜校等教学点7处。

朱彦夫在朝鲜战场身负重伤，历经大大小小47次手术，失去了四肢和左眼。“不瞒你们说，在我思想上也没觉得父亲是一个残疾人，架电缆、垒墙头、拾地瓜干，他都能干，甚至他比我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干得都多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父亲就是一个健全人。”说起父亲的往事，朱向峰变得铿锵有力，语调变高了几分，明显激动了许多。

前年，朱彦夫唯一的儿子朱向峰服从组织安排从县直部门回村，担任张家泉村党支部、涌泉村党支部合并后的红泉党支部书记。朱向峰不仅照顾朱彦夫的日常生活起居，还从朱彦夫手中接过接力棒，要带领张家泉村人发家致富。

1957年，在张家泉村支部8名党员的一致推选下，抱着让全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态度，朱彦夫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。这一年，朱彦夫24岁。

担任党支部书记后，朱彦夫经常爬到村里南山上去了解情况，他自己总结了四种走法：站着走、跪着走、爬着走、滚着走。“原来我也问过父亲，这四种走法你最喜欢哪一种？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他最喜欢滚着走，因为滚着走速度最快，但损失最大，经常磕得头破血流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朱向峰眉头一皱。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25年里，朱彦夫就是拄着拐棍、拖着假肢，跑遍了张家泉村的沟沟坎坎，挨家挨

户了解老百姓的情况。

“我觉得父亲最不容易的是打井的时候。当时在村西的龙王庙门口发现了水源，我父亲顶着很大压力做村民和村两委工作，为让村民们安心，他向大家承诺，如果动了这个地方有什么灾气，都算在我身上。”朱彦夫拄着拐杖亲自在现场指挥，并挖到十几米深终于见到水，他坚持要下井去看看。“我父亲坏腿上的血水、汗水和井里的泥水都冻到一块儿，上井后叔叔大爷就抱起我父亲的腿揣在胸膛上，让他暖和暖和。”从那开始，张家泉村慢慢有了第二口井、第三口井，直到现在的友谊机灌站。

凭着这股韧劲儿，朱彦夫用25年的艰苦奋斗，把张家泉村当成战场，带领村民发起了棚沟造地、打井引水、高山架电的“三大战役”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张家泉村村民人均收入始终保持全镇第一。

“谁不能佩服他的毅力”

1955年，朱彦夫回到老家的两间破草房，就跟外甥赵圣贵睡在一起。

“说句不好听的，俺舅舅那时候就是个‘肉轱辘’，村民们一开始见了都害怕，很多人都不敢接近他。”朱彦夫回家后，年仅7岁的赵圣贵对这位“肉轱辘”舅舅充满了好奇，每每朱彦夫戴上假肢练习行走，赵圣贵都会在一旁帮忙，所以对朱彦夫站起来、走起来的过程，赵圣贵最有体会。

“俺舅不管那些，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。刚回来生活上的各个方面都得锻炼，吃饭、刷牙、洗脸，他都要自己干。”说到动情处，赵圣贵就坐到床边，拿起假肢来给记者演示朱彦夫穿假肢的过程。“上腿是最难办的，穿上假肢是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先缠绷带，他手臂用不上劲，我小时候也没劲，缠松了又不行，三缠两缠假肢就滚出去了，我就帮忙拾回来，我们爷俩儿接着缠，上面

的带子缠好了之后，再装进假腿里，他用两个手臂抬着，我的小手也一起拽着，等穿上假腿，我们就被汗浸透了。”赵圣贵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把假肢的皮扣扣到了自己腿上。他告诉记者，朱彦夫虽然能穿上假肢站起来，但行走是用了一番时日和功夫，不少次都是咣当一下摔倒，他就用双臂撑着地面，再站起来接着走。

一遍遍练习，反复实践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朱彦夫都要自己去尝试。“为什么他能站起来，是他能跟自己较劲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再继续。”在赵圣贵心里，舅舅是铁人般的存在。他又有超乎常人的头脑，思路比别人更加长远和开阔。“咱们想不到的他就能想到，那时候他就提出了农村的规划，山顶上种松树，往下种花椒树，再往下是果园，在那个吃不上喝不上的年代，谁又能有这样的远见呢？”

1982年，朱彦夫因为患心脏病辞去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。放下了锄杆子，他又拿起了笔杆子。从朝鲜战场上下来，朱彦夫怀念当年的战友，他始终记着指导员对他说的话。告诉祖国的年轻一代，让他们牢记战争的残酷。

如今，赵圣贵已经76岁。提起舅舅当年经历的种种，他依旧心潮澎湃。在他看来，朱彦夫写书是个奇迹。

耗时七载，七易其稿，从未上过学的朱彦夫一点点地“啃字典”，以惊人毅力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极限人生》和《男儿无悔》。《极限人生》出版的当晚，朱彦夫将书的扉页写满战友的名字，双眼含泪，以这样特殊的方式祭奠逝去的战友。

谁家有人生病 他就拿出伤残金接济

“其实，我觉得这辈子最不容易的就是我的母亲。”朱向峰说起自己的母亲，眼角微微泛红。“我父亲肠胃不好，经常闹肚子，去厕所

需要母亲背着他。可母亲的腰也不好，每次背他都是先兑半杯水和酒，喝下去借着酒的麻木劲背父亲。”在他看来，父亲做村里的工作，要进得百家门，说得百家话，办得百家事，对常人来说都需要相当的体力和付出，何况是父亲这样，更离不开母亲在背后的支持和鼓励。

说起朱彦夫的妻子陈希永，张家泉村人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，因为她和朱彦夫同样伟大。

搞棚沟造田这么大的工程，在当时为什么能短时间内动员全村人干起来，朱向峰认为，父母亲带着全村人劳动就是最好的答案。“那时候只要是能干活的，别管老人还是孩子，全都干活去了。当时我父亲在那里砌墙，母亲推车。父亲架着双拐第一个来到工地。尾随其后的是的肩扛工具的母亲和大姐，人心非常齐，劲儿拧成了一股绳。”如今，赶牛沟历经了半个世纪到现在还是坚固如初。

村里至今还有着一条咸鱼的暖心佳话。有一年，陈希永从日照的娘家带回两大筐咸鱼，朱彦夫一看见咸鱼便喜出望外，对陈希永说：“八月十五快到了，村里啥也没有，正好把咸鱼分给乡亲们过节。”他让陈希永把咸鱼分成58份，每份大小搭配3条，留下一份给娘和孩子们尝尝鲜，其余57份给各家送去。当离开最后一户人家时，才发现自己少算了一户。万般无奈，只好从自己家拿出两条送到最后一户蔡明显家中。仲秋之夜，朱彦夫家的晚饭桌上就剩了一条小咸鱼。一家老少九口人围着这条咸鱼，谁也不舍得动筷。

国家对伤残军人一直有照顾，年年都向朱彦夫供应红糖、白面等物品，那年月谁家吃不上饭了，朱彦夫就让妻子把口粮送过去；谁家有人生病了，他就拿出自己的伤残金接济……从1955年到1991年，陈希永和丈夫在张家泉村住了36年，全村的孤寡老人、困难户几乎都受过朱彦夫和陈希永的接济。

“有人说他是特殊材料的人”

如今，朱彦夫年事已高，由于去年刚做过一场心脏支架手术，躺着睡觉已经不再适合他，只有坐着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，但他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。朱向峰告诉记者，父亲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，每日按点起床、按时吃饭，生活非常有规律。

不仅如此，朱彦夫经常看书看到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好点子、好经验，就会记在笔记本上，等朱向峰回家后告诉他，让他不断学习农村工作的经验做法。

在朱彦夫教育基地看到朱彦夫和陈希永的照片，村妇女主任刘都英也忍不住落泪，感慨地告诉记者：“有人说朱大爷是钢人，还有人说他是特殊材料的人，但他说自己就是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。”